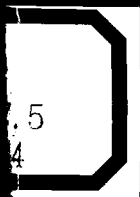


有我 是誰



谁

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我是谁/包 为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1.5

(网络长篇书系)

ISBN 7-5354-2151-2

I. 有…

II. 包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25743 号

责任编辑:姚 梅 责任校对:邓 薇

封面设计:徐慧芳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武汉第二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6.75 插页:2

版次: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450 千字

印数:1—5000 册

I·1632 定价:24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内容简介

这是一堆故事组成的故事。

他姓文名革，从外乡到都市闯荡，小有所成后不思进取，无所事事，以吃喝玩乐度日。一次偶然，他认识了“全市最大的警察”，又一次偶然，他碰上当检察官的好友在酒店被杀，于是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。

他有两个女人，有两个当官的靠山，还有一个外商朋友和一个球星仇人。

他和洋人谈政治，和官员论国是，和妓女相互倾诉，和退休老者成忘年之交。

他爱虚荣贪享乐，为了讨好官员，不惜忘掉好友仇恨，为了讨好外商，不惜去当狗腿汉奸。

他良心未泯也行侠仗义，用计为妓女赎身，捐资建希望小学，拒绝和老家官员做丑恶交易。

他玩世不恭又情深义重，有情妇有私生子，还不时拈花惹草，但他对家庭拼命维护，对妻子言听计从。

有一些浅薄、一些庸俗、一些叛逆、一些积极有趣的东西。

总之，这是一个当今社会的年轻人的故事，他有文化，有头脑，下过乡，吃过苦，思想半生不熟，追求的目标也不清不楚。从一个卖米粉的小贩，在权与钱之间周旋，经过投机取巧，成了领一帮留学生的大亨，可到最后麻烦不断，进退维谷，选择了路避……

是问后退

第一章

风起时，我正站在路边，站在一棵叫不出名的树下，望着路上匆忙和不匆忙的人们。大概也有人在望我吧？虽然我不知道，就像我望他们一样。

风加大了力，带起片片落叶，它可不管人是否忙，它只管忙自己的。原先静静躺在绿化带里的落叶，被迫跟着忙碌起来，飞舞在半空，洒落满路面。行人踩在落叶上，发出一种像磨牙的声音，听着极不舒服，我还是往落叶多的地方走。人们并不因为风大而有所改变，除非风吹起的是钞票。

太阳变得虚弱不堪了，卖报人也把衣服套上他的光膀子，吆喝声比先前更大。呼机的震动让我停住脚步，低头瞄了一眼，想掏出手机，却见一个民工模样的老兄在我不远处对着手机吼，只好打消此念。我不是民工，也不是下岗工人，是什么我已想了两年。

走了一段路，呼机的蜂鸣仍在腰间，现在倒不急复机了，急的是找方便的地方，是呼机的震动引起的反应。四下里张望，周围是鳞次栉比的高楼，这条街被我称之为“白领街”，如此黄金地段谁会用来建公厕？今天是来看“白领”们如何上下班，或者说是来等待可能发生的艳遇，总不至于在某个写字楼找卫生间时碰上吧！

徘徊在有一对红色石狮的大楼门前，我不怕石狮，是石狮后面的保安让我徘徊。以前我当保安可没他们这么凶神恶煞，只好徘徊。几个衣冠楚楚的人从我身边掠过，没看石狮，也没看保安，昂然步入大楼。

我再一次打量自己，也是穿名牌，也衣冠楚楚的呀！皮鞋还是刚在路边花了一块钱擦的呢！深呼吸几次，脚却不听指挥，没往前走，而是向后退。

拦部出租车回到家，花了十三块半。轻松地从小便间出来，想发出的是叹息声。

“……怕你又突然消失，这么久都不复机。”老曾的声音从电传来像只猛兽，“你最好马上过来，我给你下跪。”这家伙求人也大嗓门。不过被人求去吃饭，听起来十分受用，尤其是今天。要老曾以前当过保安经理，我还在他手下干过。

末了，老曾说：“你帮我扮大股东。”

只要在家，赴宴是我一天中最重要的事，不知道别人干吗喜欢请我？我快成“三陪先生”了，可能人家是怕我没事干也没饭吃吧！当然我是有选择，不是老曾我不会答应这么快。今天请我的还有五头，五头是个卖米粉的，他弄的狗肉很对我胃口。

翻箱倒柜找出一只手机包，把呼机、手机放进去，仍觉空，又放进两包烟和一包餐纸。在镜子前走了几步，有点大股东的味道。

“好吃街”也是我起的名，爱好之好非好坏之好。这条街，步行不过十来分钟，却有高中低档大小百家酒店。其实我每去一个城市，都会免费为当地命名一条“好吃街”。也许是中国人没有合法的“红灯区”，“好吃街”成了大多数男人消耗精力的最佳场所。

“皇庄”是好吃街上数一数二的酒店，来这里吃过饭也能向旁人炫耀。不说它装饰多豪华，门前有几杆旗，单单帮开车门的那个大胡子印度人，就让人自命不凡了。我是坐出租来的，大胡子印度人大概嫌我的车不好，仍木然地站着。我把车门关得很响，走过他身边时狠狠地瞪他，他连门也懒得帮我开。

“皇庄”的包厢以皇帝名为名，老曾说订的一间叫“朱元璋”。我正准备找，老远就看见老曾新刮的光头。

“还怕你晚了呢！龙主任马上到，刚通的电话。”老曾穿一件新衬衫，和他的光头自成一统。包厢又钻出两个光头，把我吓了一跳，是老曾的伙计，阿胜和阿正，他们朝我咧嘴笑，算是打招呼了。

“都撞鬼啦，想和朱元璋一起当和尚呀，这么好的兴致？”我看着个光头发笑。

老曾唉声叹气地说：“什么兴致呀！倒霉，剃光头去晦气。”

“去晦气！”我说，“我看你们倒是匪气十足，谈判？人家以为你来打架呢。”

“打就打，谁怕那臭婆娘！自己车坏了赖我们。”硕壮的阿胜堵在，恶狠狠地说。

“你厉害！”老曾冷笑着翻眼望他，“不是你小子进的假货能有这事？少胡说八道，进里面老实呆着，不然就滚回去。”阿胜不敢顶嘴，乖乖进去。胖而不憨的阿正没动，对我说：“文哥，有烟吗？人没来曾叔不给。”

我笑着开包。老曾已从他的新衬衫口袋中，拿出包烟扔给阿正，又从裤兜掏出另一包，递给我一支。

“今天准备大放血了。”我接过烟看了牌子才点燃。

“放血不怕，就怕人家连生路也不留。”老曾又是一声长叹，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

“不就一辆车吗？”我拍他的肩安慰，“赔个几万，算你白忙半年而已。失财人安乐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“一辆车？”老曾的眼睛睁大起来有些吓人，“你说得轻巧，那是辆奔驰 320。”我收起笑容，不再吭声。看样子这餐饭非但吃不开心，弄不好还会惹麻烦。

“老板。要几个小姐吧？”有两个妆化得像唱戏的女人，几时来到我面前的？我望着其中嘴唇会闪光的一个，对老曾笑道：“去美容汽车干吗？美容人一定发。”老曾更恼，朝女人大吼：“去去去，滚远点！”大有不走就打之势。

龙主任来时我还在想脱身之策，硬着头皮迎上去。

“龙主任，这是我们的……啊……那个大股东，文革。”老曾介绍我时眼睛是闭的。

龙主任是个瘦小的中年人，他调整了一下金边眼镜，面带惊色地

问：“真的是姓文名革吗？”

“如假包换。”我恭敬地递上名片，笑脸可能像个男妓。

“有意思。”

包厢里面的另两个光头，让龙主任觉得更有意思，他手中的名片掉了两次，和他同来的三个男女也不言不语，不敢正眼看那两个光头。而那两光头却盯着来人不放，目光还不大友好。老曾可能是理亏心虚，一言不发，老望着我，我本该说几句缓和气氛的话，可怎么都找不到词。

“喝酒！”我的嘴巴原来也很笨，不比老曾好多少，他请我来帮腔是个错误。

龙主任喝下一杯酒，没动筷，大声地清嗓，用纸巾揩嘴唇，眼望桌面说：“今天我不代表工商局，也不代表消协。你们双方有诚意私下和解，我以朋友的身分来坐坐，如果现在不想谈了，就上法院去，酒也免了。文老板，车主，你们说吧！”他望我，又望坐他另一边的一个珠光宝气的胖女人，我猜那是车主。老曾站起来要说话，我示意他先让车主说。

“我无所谓，反正我的条件在这里。”女车主边说边从她漂亮的包里抽出几张纸，“我是听龙主任说，你们愿私了，看在老曾也是老关系我才来的，好好一辆车，因为你们的一罐假机油全毁掉。你们注意看，检验部门出的材料也在，不会冤枉你们的。老实说打官司我可能还能多得些赔偿，只是不想费神，再说老朋友了也下不了脸。钱嘛！总不及人情的……”

我边看材料边听她讲，老曾也伸过头来。

“……也算是万幸，没伤到人，要不赔多少钱也没用。我这个人最好说话了，什么事都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要不我早就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插一句。嗯！价钱还能商量吗？”我故意打断女车主的话，她向我笑，从包里取出支烟。我打燃火机伸过去为她点燃，她拿烟的手上有四枚金戒指，在火光下闪了一下我的眼。

“我看我已经讲得够清楚的了，不必再重复。”女车主如男人一般

从鼻孔喷出两股浓烟。我转头看龙主任，他品着茶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。

“不用谈了！”我从神情黯然的老曾手里抢过材料，还给女车主，“你上法院吧！修车行归你了。老曾！你顶得住就顶，我是一毛不拔的，也没得拔。不过酒还是要喝的，一事归一事。来来来，龙主任，干！改行了还得要您关照，请用菜，别客气，这里的龙虾最棒。”

我招呼龙主任吃喝起来，别的人并不响应，阿胜和阿正早就跃跃欲试，可拿起筷子见老曾岿然不动，又极不情愿地放下。

女车主和跟她来的另两人小声嘀咕。我旁若无人地给龙主任夹菜斟酒，龙主任的吃相没他的样子斯文，而且杯来见底。老曾这桌菜还真的不惜血本，我们则尽挑龙虾、鲍鱼之类下手。一瓶“酒鬼”下了一半，我已微醺，龙主任脸也泛红。阿胜和阿正望我们的饥馋目光足可以点燃，我真佩服老曾和车主他们，好像眼前的美味佳肴并不存在。

“好吧！我也不想白来，下两成，没有商量了，最多我把车行卖掉，也不亏。”女车主开口了。我还是不依，摇头说：“那你就卖车行吧！除非下三成。”

“你讲不讲理？”女车主拍桌而起，“我已经够开恩了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赖的，我……”我当没看见，举杯邀龙主任。她发泄了一下，见我没反应，而阿胜、阿正对她怒目以视，只好自言自语私下嘀咕。

老曾扳着手指在算计，下两成是多少。车主这回商量快了，我和龙主任才干一杯她就说：“好人做到底，就照你说的办，但要尽快兑现，我也和你干一杯，马上签协议。龙主任，你帮作证。”我刚想站起来和她碰杯，老曾在我耳边说：“你出来一下。”我见他神色不对，只好放下杯出去。

“下三成也还要差不多三十万啊！”在外面的走廊里，老曾摸着他的元六，像在自言自语，“我哪有那么多？除非把店里的货全卖了，那样的话，店还是保不住。”我一动不动地看着他，直到他被看得低下头。

“还有什么好谈的？”我的声音在走廊里回音很大，“也不早说，你省餐饭钱，我也不用劳神。你自己进去应付吧！完了叫阿胜他们谁，把我的包送我家去。”

“喂喂，你听我讲完再走。其实……其实今天我另有事要和你商量，唉！真不好开口，就是说……就是说……唉！怎么说呢？……我……”老曾死死拽住我的胳膊。

“你是想和我借钱吧！”我扭头望着他冷笑。

老曾又低下头，喃喃地说：“兄弟。拉我一把，我都四十了，除了修车什么都不会，再去当保安人家也嫌老。车行生意不错的，反正你也没事干，你当老板也成。行吗？”

“你放手！”我胳膊给他拽得好痛，“给我支烟。”老曾手忙脚乱地拿出烟，帮我点燃。我真想念五头的狗肉，这家伙一定正吃得满头大汗，还不停地用下流笑话调戏他的打工小妹。

“行吗？”老曾焦急地问。

我把只抽了半截的烟扔在绿地毯上，冒烟了，才捡起来放进垃圾桶。

“进去吧！”我说，“谁让你招过我当保安呢？”老曾笑着攀住我的肩进去。

接下来的酒喝得是天昏地暗，车主是位“酒中女杰”，我不该先和龙主任喝那么多。

“为我们都是中国人，干一杯。”最后我提议。

“为我们都是人，干一杯。”龙主任又提议。

“为我们女人能生出人来，干杯！”女车主也不落后。

梦的内容既多又杂，只记得车主伸过来的酒杯，她的嘴唇会闪光。是敲门声把我惊醒，要不我还在和她争论“毛主席坐的车有没有防弹玻璃”。

辨认了好久，才知道睡在家里的客厅沙发上。

“有人吗？”是个女人的声音在叫。怎么会有女人来叫门呢？我这里除了千里外的老娘，还知道的女人只有老曾的堂妹小云了。听声音

不像是小云，小云也不敲门，她是踢门。

站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，走了两步又踩到地上的手机包，一个趔趄来到门边。

户外光线只让我的眼睛睁开三分之一，也足以看清是个有酒窝的女人。我望她，她却惊慌地扭过头。原来我只穿着内裤，下身还非常饱满。回身捡起洒满地上的衣服套上，接着望她。

“酒醒啦？”女人笑道。

我茫然地说：“我……我们认识吗？”不会是昨晚要了女人没给钱吧！又不大像是那种女人，心里还是有点惴惴。

“全忘啦？昨晚你开门找不到钥匙孔，是我帮你开门的，还扶你进去，你口口声声要买花送我呢！想起一点吗？”这女人还挺大方的。

我懒得去想，她的话多半不假，在门外睡过多少次我自己也数不清。

“我的钥匙可能忘你家了。”女人解释来意，“我是来找钥匙的。”

我费力地挤出笑容掩住窘态：“请进，请进。总算让我碰上个好人了，这年头可比中彩还难。”

她的钥匙就放在我茶几上。我要给她倒茶，她说：“不必了，我就住对面，刚下夜班，改天吧。”我也不勉强。

“能不能请问好人的芳名？”这是一个丰满得恰到好处的女人，我跟在她身后打量。

“什么好人芳名的？这么肉麻，我叫刘卫红，是来帮你邻门阿娟看房的。”女人笑时，能看出不是个妙龄少女了。

“难怪，难怪，我还以为来新邻居，真可惜。不过只要你还在，我就不需要睡门外了。”我送她出门。

午间新闻已经开始，播音员神情严肃得过分，如欠他一斤米只还八两。没开音量，找不到遥控，也不想找，听不见他说点什么。画面里飞机轰炸倒挺热闹，扫一眼就洗澡去。

看着报纸在热水里泡了很久，全身才逐渐重新属于自己。电话铃

一直在响，忍受到不能忍受，才从浴缸里爬起。

“你从头慢慢讲，到底搞什么鬼名堂？嗯、嗯！这我知道，什么？你问我借钱。去年的分红你还欠我一半，我不管，谁叫你把酒家开成妓院。要钱没门！一个月内你要还欠我的，一个月，听清楚没有？”我狠狠地放下话筒，大骂两句娘才略感顺畅。

这是今年以来，第四个类似的电话了，意味着我有股份的又一间酒家破产，剩下的两家也已要死不活。两年前卖掉大半股份果然英明，撑到现在不跳海才怪。

电视里还是科索沃战场，美国佬真他妈不知累，电视台也够蠢的。炸一个多月了，还没完没了地报道，我看得都累，一点新闻头脑都没有。肚子咕咕叫，还有反胃的感觉，再不找东西吃，昨晚的龙虾、鲍鱼都得吐出来。

从电梯下到一楼，保安肥强说：“昨晚你够利害的，给人家出租五块钱，还要人家找！”肚子太饿没力气修理他，反正我醉酒在这幢楼是出了名的。

“耍流氓啊！”我大叫一声。五头吃了一惊，回头看是我，又继续去扯打工小妹的裙子。口中还说：“快来帮忙，一对二我忙不过来。”

我找张椅子坐下，掏出火机去点挂在墙边的一幅写着“早一轩”的字。五头看见时，已燃起火苗。

“喂！喂！停下、停下，不能烧！金字招牌啊！文哥。你不是要我的命吗？”五头大喊着跑过来，一面拉上被扯下的裤子，手忙脚乱地把火苗打灭，招牌被烧了巴掌大的一个角。

我无精打采地说：“打碗粉来。”

“好的、好的，昨晚又喝多了，是吧？”五头笑着朝里喊，“打碗素粉！多加汤少放油。”一碗粉下肚，才算彻底恢复元气。走时五头说：“我还留有狗肉，今晚过来。”

“这么大笔钱，现金得下午来，我们有个准备。”储蓄所主任见我

态度坚决，看得出不大高兴。我要支票，现金我也怕拿。

“文老板以后取钱或存钱，打个电话给我就行了。不用亲自来的。”主任送我到门外，往我手里塞一包用报纸裹着的東西，凭手感是两条烟。这回取款太大，他怕我不存了，我自己也没底，眼下只出不进，但愿老曾那里不是个无底洞。

老曾的修车行在靠海边的大道上，还有个好听的名“汽车美容院”。

老曾是个老光棍，有十来个工人，他是师傅兼老板。他堂妹小云去年从家乡来给他管账，是个二十出头的疯丫头。我到的时候老曾他们又出去忙了，只剩几个和我不熟的工人在做工。我来到办公室，应该讲是食堂才对，办公桌只占一个角，餐桌足有乒乓球桌那么大，能坐十几号人，是惟一有空调的地方。

小云头枕着手趴在办公桌上，睡得很香，平时利害的小嘴在向外流口水。白皙的脖子和裸露的胳膊，非常诱人，虽然姿势不雅，却也有趣。

我大声咳嗽，没动静，端详了一下，拿起桌上的火柴，划燃又吹灭，把余温尚存的火柴棒往她脖子上放。没想到她蹦得那么快，那么高，差点撞上我的下巴，还伴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。

“有本事别躲。”小云搞清楚怎么回事后，操起地上的酒瓶。我已闪出门外，以一辆破车做掩护和她周旋。

“你要死啦，弄我这么痛，快给我打一下。”她追累了，停下歇气。

“我不弄醒你，怕水灾，放下酒瓶随你打。”她听我笑她睡觉流口水，又追，我继续逃。没想到工人全来围观，这就不好玩了。

“投降，投降。今晚请你去kk，外加夜茶。”我双手高举。

“看你还跑，起码要请两次，今晚不算。”小云扔掉酒瓶，扭我的耳朵往门里扯。我吃痛地说：“好好好，你先放手，别人还以为两公婆打架呢！”耳朵是放了，屁股上吃了一脚。

“看不出你这家伙还有点钱，”小云不敢相信地看我又看支票，“难怪昨晚我大哥花几千块请吃饭，今天还这么高兴。”

“吃你大哥一餐鲍鱼，我连老本也贴上了。他要破产，我第一个上吊。”其实我心里有数，老曾这里虽不会发大财，但也不至于一夜亏光。

小云给我倒来一杯茶，这种待遇可不常有。她笑盈盈地说：“看在支票的份上，你请今晚就行了，不过我要带两个人去。”

去五头那里吃狗肉还早，沿着海边大道遛达。昨天的风还很忙碌，今天却偷懒，太阳倒比昨天顽强，跑到西边还卖力地放热，“回光返照”可能就是这样子。

在林阴道上走了半小时，汗水湿透我的名牌T恤。路过一个有棵大树的街心花园，一群上身赤裸的民工在乘凉，我也想歇歇脚。

“肯定有雨。我打赌马上就起风。”

“瞎掰了，昨天起风还不是没雨？”

“你敢不敢赌？半个钟头要是有雨，一包红塔山。”

“赌就赌，中华我也不怕。”

民工们在议论天气，我干脆脱掉T恤，蹲下等他们分出输赢。

有辆白色的宝马车在路边停下，从车里出来一个戴墨镜的高大青年。民工们停下话题，一拥而上。

“让开、让开！一个个面黄肌瘦的也敢来做工。让开！我自己找。”那人像是在超市购物一样逐个挑选，我也站过去凑热闹，看谁是幸运者。

“你，对！就说你！”那人手朝我站的方向指来，“你蛮壮的，三十块一天，干不干？”那人挤到我跟前，把墨镜往下拉露出眼睛。

“干……干什么？”我有点不知所措，左右看看，没错，是和我说话。那人把眼镜摘下，拿在手中潇洒地扬了扬：“跟我走吧！不会亏待你的，看你气质也不错，没准我留你做跟班呢！”

“好啊！就怕你请不起，我最少一天要一百，只能多不能少。”我

总算弄明白怎么回事了，觉得很好笑。那人盯着我看了有几秒钟：“你有病啊？”

宝马车开到我身边又停下：“给你小子一个机会，后悔了就给我打电话，学过打电话吧！”那人从车窗扔出张名片，飞驰而去。我笑出声来，还是捡起地上的名片。

“你在哪？”等出租时，接到向东的电话。

“还在地球上，检察官找我有事吗？”刚才的事我还没有转过弯。

向东骂道：“他妈的，没事就不能找你啦，讲清楚点，在本市吗？我去接你。”我和他说了所在方位。

一支烟功夫，等着向东的破“野马”却来了辆“三菱”吉普车，车窗伸出向东满脸胡须的大脑袋。

“你跑这里来干吗？”向东打开车门让我上去。

“等风。”我望那几个没分出胜负的民工发笑。他起动车说：“等什么风，你还嫌不够疯吗？都游手好闲两年了。”

“你别说，刚才差点找到一份工作呢！”怕他再教育，我东瞧西望着车里的设备说，“当官真好，当官可以野马换三菱。”

“屁话！那部野马看似艰苦朴素，其实最奢侈，修理费买部新的还有余。”向东提高嗓门。我也凑趣道：“是啊！早就该换好车，如今的阶级敌人可是开奔驰、宝马的。”

“那不是吗？”他来了劲头，“上回抓邮局那个局长，他开‘三菱’我开‘野马’追，才上高速路我就翻了跟斗，还是他打电话叫人来救我们的。后来抓住他，我先得谢他救命之恩。真他妈滑稽！”我笑得泪流。

“你想带我去哪？”我把冷气调到最高档，穿上T恤。向东答道：“去你家。”

我望窗外，车子真的是照我家的方向走。

“讨老婆了，又刚生儿子，下班不回家，这就好玩啦，几时离婚？”这家伙近来可不常去我家。

“你当然巴不得我离婚。”他长长打了个哈欠，“这几天忙，两宿都没睡。昨晚儿子又吵，没有睡好，身体不比以前了。上你那里好好睡一晚。”

“他妈的。”我骂道，“还以为是好心来看我呢，原来是找地方睡觉！想都别想，我今晚要在家嫖妓，没地方招呼你。”

“喂喂！一只烧鸡怎么样？再加一件啤酒。得！你想吃什么我买，总行吧！”

“要求也不高，一瓶五粮液就行了。菜吗？我无所谓。”我把双脚搭上车头。他不说话了，定定望着前方，专心开车。

“哈！住不起了吧！看你可怜，给你小子一个机会。”说这话，想起刚才要招我做跟班的人，忍不住大笑。笑够了，我说：“打个赌，如果你身上有超过一百块钱，我不但让你住，还请你吃。”

向东听我说完，眼一亮，随即又蔫了，连胡子也好像耷拉下来。我估计他算钱后得出了结果。看他这模样，又有点于心不忍，本想开个玩笑，哪知道他真的连一百块也没有。琢磨着找个台阶下，车已经到我住的小区。

“唉！算啦，看来我要找旅馆睡了。”停下车，向东长叹短吁，这家伙从不求饶。我就要和他耗，开车门下去。

“你借我一百块，我现在身上的钱恐怕住旅馆都不够，明天还你。”这家伙看来是死心了。我心想，也好，省得听他打呼噜，从钱包里拿出张百元钞给他。

“你输啦，小子！我身上现在可不止一百块，好好伺候我吧！”他接过钱，哼起进行曲，手舞足蹈起来。

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笑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耍无赖，连这样下三烂也会，算我倒霉。”他发动车，嚷道：“买菜去喽！”五头的狗肉又吃不成了。

买完菜，路过个花店，我想起件事，就进去了。

向东的要求不高，一瓶精装二锅头，一只烧鸡，半斤花生米。我还买了些蔬菜和牛肉，两人携手，一顿晚餐亦相当丰富。昨晚宿醉还

没过，闻到酒气都难受，我只喝茶作陪。向东则是大吃大喝，两大杯下去说话像打雷。

“喂，今天看新闻没有，有什么感想，你不是学政治的吗？分析一下国际形势我听听。”

我除了喝清汤，对什么菜也提不起兴趣，随口说：“我连自己眼前的形势也分析不出，谁关心那个？再说电视里的新闻不是这个会就是那个会，我宁可去听街谈巷议。”

“什么？”向东拍桌大叫，很狰狞地望我，“连美国轰炸我们大使馆你也不知道？”

“还以为地球要爆炸了呢！怪不得今天播音员表情那么怪，原来出事啦。”我继续喝汤。

向东对我的反应十分不满，指着我鼻子说：“亡国就因为你这种人太多。崇拜美国？美国佬还不是不让你去？哈！我知道你这两年为什么连找工作的勇气都没有了，原来是因为去不成美国！真是个孬种，还自命不凡呢！我看你一辈子只配开下流小酒店，永远登不了大雅之堂。”

“扯那么远干吗？”我早习惯听他教训，“你要高兴我们马上去把美国领事馆炸了。他妈的，你少和我唱高调，你不也在大吃大喝吗？有脸说我？”他正抓着只鸡腿，呆呆望我又望鸡腿，哈哈大笑。

“莫谈国是，反正帮不上忙。讲讲你的案件，透露点机密听听。”我再也吃不下，躺到沙发上去。

向东把花生米嚼得很响，又用纸巾擦拭粘满油腻的手，完了把所有的口袋都摸一摸，做出找烟的样子。

“他妈的，少装啦，你身上几时有烟？以为在办公室啊，有人讨你好你。”我把烟扔给他。他边点边望着我放在茶几上那两条烟，是储蓄所主任送的。

“你不是不抽外烟的吗？”他若无其事地问。两条烟有一条是外烟。

“你不是恨美国吗？我想给你又怕你不高兴。”我很烦他爱唱高